

短语结构与语类标记: "的" 是中心语?

Phrase Structures and Categorical Labeling: *de* as a head?

李艳惠

Yen-hui Audrey Li

作者通讯地址: Prof. Y-H. Audrey Li,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90089-0357  
USA

电话: (213) 740-3717

传真: (213) 740-9295

电子邮件: [audreyli@usc.edu](mailto:audreyli@usc.edu)

提要：“的”是否为中心语颇受争议。本文提出“的”在句法上虽然像中心语允许真空语类出现，并且要求有两个成分同时出现(次语类化要求)，但它在短语结构上没有中心语的特征，不衍生出“的”短语，使所有包含“的”的短语都归于同类。没有任何词项的次语类化要求一定有“的”。这种不协调的现象---虽然在句法上像中心语，但在短语结构上却不像中心语---是因为“的”，如同连词，本身没有词类因素。因此，它们虽是中心语却无法决定所衍生出来短语的语类。整个短语的类别得由与“的”/连词合并的成分决定。

Abstract: Whether “de” is a head of a phrase has been a topic of controversy. The paper argues that *de* is like and unlike a head. As a head, it licenses a true empty category and has subcategorization requirements -- requiring the co-occurrence of two constituents. However, it does not behave like a head in regard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hrase structures because there is no *de* phrase and there is never a subcategorization or selection requirement for a *de*-phrase. The seemingly incongruent phenomena are not unique --- they are the properties of conjunction words. These word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lack of categorial features. Even though they behave like a head in licensing a true empty category and requiring complements, they do not project categorial features to create phrases headed by them. The category of the phrase projected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ent merged with *de*/the conjunction word.

关键词: 中心语“的”, 连词, 短语结构, 词类因素

Key words: “de” as head, conjunction, phrase structures, categorial features

## 短语结构与语类标记：“的”是中心语？

李艳惠

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

语言学研究一言以蔽之，是从观察语言现象出发进而找出一套成功描述语言行为的规则，然而，语言的表面现象极度复杂，各种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因素交互作用下，想要了解语言系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很容易就迷失在复杂的语言丛林之中。方法，机制，是想要从事语言研究必须的基石及工具。以形式语法理论而言，观察语言规则应该是遵循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先初步归纳，作假设，然后进一步试验所作假设的正确性与否再决定应该修改，放弃或接受所作的假设。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先研究一小部分比较清楚而具体的现象，然后根据这个初步的归纳结果提出假设，这假设必须符合逻辑性，并且有具体的“预测力”可以提供我们演绎出更多的语言规则。例如规则 A 如果是存在的。在正常情况下，规则 A 不仅要能够正确地规范已知的语言现象，其他规则 A 所允许的现象，也应该存在；并且规则 A 不允许的现象不应该存在。根据这种“预测力”，原来的假设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检验。这种“预测力”有助于我们系统性地研究语言现象。如同一个地图，从一点出发，决定一个路线，就应该会根据地图的标示，知道继续走哪些路，经过哪些地标，就能正确地达到目的地。我们用语言学理论研究语言就是根据这种演绎性，抽丝剥茧地从一个一个的简单现象出发，做假设，进而循序渐近地演绎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这种科学的探寻方法也帮忙引导研究方向，决定研究课题。一环一环地向前进行，“沿路寻宝”，无穷无尽，表面上看起来毫无相关的研究课题可能因之汇集，得益匪浅。本文对“的”在名词短语中地位的讨论(是否为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就是笔者这几年来对空语类的研究一环一环地引导出来的。有意思的是，最近这几年来，“当代语言学”对“的”是否为中心语这个问题有相当热闹，精彩的讨论(司富珍 2004、2006，熊仲儒 2005，周国光 2005，邓思颖 2006)。<sup>1</sup>

---

<sup>1</sup>另外关于“的”的文章和专著不胜枚举。徐阳春先生 2003 年的论文详列了自二十世纪早期至 2003 年的研究。03 年后还有很多极有创意，贡献极大的著作，例如陆丙甫先生有关的一系列的文章(2003, 2004)，Paul (2005, 2006) 等。)能够加入讨论，如果对有关“的”的议题有所贡献，也是我这一系列真空语类研究的意外收获。

本文将先讨论为什么(真)空语类的研究会引导我们研究"的", 然后再从短语结构及语类标记等现象来探讨"的"的复杂行为。希望能因此从另一角度更加了解近年来文献中有关"的"的争辩。

汉语和很多其他语言一样允许空成分(有义无音)的存在。<sup>2</sup> 李(2005) 根据空成分的分布限制和语义, 提出句子中的某些空成分不应该是由语音省略衍生而来的, 并且我们也无法将这些空成份归纳为一般所熟悉的空语类—空代词 (PRO, pro), 变项 (variable), NP-语迹(NP-trace)。更重要的是这种特殊空语类的分布限制显示出它们在本质上的确是空的, 更精确地是说除了类别特征(categorial features)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我们将之称为"真空语类"。这种真空语类的分布限制非常严格, 主要出现在被中心语选择的补语位置, 以满足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subcategorization requirement)。

本文进一步提出名词短语和句子一样也有真空语类的存在, 名词短语的真空语类出现在以下两种句法环境中: [DP ... 量词 [YP\_\_\_]]和 [DP/NP XP 的 [YP\_\_\_]]。前者有量词为中心语, 透过这个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而出现真空语类是预料之中。后者所涉及的问题较多, 是本文的重点。我们提出这个结构中的 YP 是个真空语类, 并且我们可以利用[DP/NP XP 的 [YP\_\_\_]]这种形式的合法性来证明此论点。

真空语类的观念还可以用来解决更多有关[XP 的 \_\_\_]的问题: 如不少学者注意到[XP 的 \_\_\_]不是由省略[XP 的 YP]中的 YP 衍生而来的。<sup>3</sup> 这是因为在某些句子里, 没有任何词项可以出现在 YP 的位

---

<sup>2</sup> 这儿所采用“空成分”指的只是某个位置表面形式是空的, 没有任何可以听得见或看得到的词项出现, 没有任何语法上的意义。不表示是否为空语类理论中的哪个空语类或由省略词项/短语而来。文献上有的使用“隐性”, 相对于“显性”。由于“隐性”可能会使人错误认为词项仍旧存在, 只是隐而不见, 因此, 我们采用“空成分”这个名称, 来表示任何表面形式是空的位置, 不管有没有隐含的词项或是由哪个方法衍生。

<sup>3</sup> 文献中有不少讨论“XP 的”后面 YP 的省略, 省略条件 以及“省略”是否是适当的分析方法, 如黎锦熙(1924)、王力(1943)、丁声树等(1961)、朱德熙(1961、1966、1978、1993), 季永兴(1965)、言一兵(1965)、赵元任(1968)、范继淹(1979)、吕叔湘等(1980), 古川裕(1989)、黄杏林(1990)、孔令达(1994)、袁毓林(1995、2002)、姚锡远(1998)、杨公瑾(1998), 沈家煊(1999)、李立成(1999)、郭锐(2000), 张谊生(2000), 沈阳(2002), 徐阳春(2003)等。本文着重于牵涉到关系子句以及有题元指派关系的句型。

置。那么，若[XP 的 \_\_\_]不是省略而来的，一个名词短语[<sub>DP/NP</sub> XP 的 ]到底有没有 YP 出现在“的”的后方，如果有，是什么？为什么这种名词短语在语义上还像有 YP 的存在[<sub>DP/NP</sub> XP 的[<sub>YP</sub>\_\_\_]]，并且有语义类型必须相同的问题（见郭锐(2000)提出的修饰观念，以及黄师哲(2001)、(2006)所提出的有关修饰语和被修饰语的关系）。

真空语类的存在也给短语结构理论带来了重要的问题。真空语类存在于受中心语选择的补语位置。名词短语中的真空语类只存在量词或“的”之后。量词可以是中心语，选择 NP 为补语。真空语类能出现在这个 NP 的位置合乎真空语类是要满足中心语次语类化要求才存在的要求。可是，真空语类也能出现在”的”之后，这意味着”的”也应该是中心语。也就是说，在[<sub>DP/NP</sub> XP 的[<sub>YP</sub>\_\_\_]]中的 YP 应该是由”的”所选择的补语，”的”和真空语类是中心语-补语的关系(head-complement structure)，这和一般所认为”的”是表示修饰结构的观点并不一致。修饰语常是以加接(adjunction)形式出现<sup>4</sup>。而且由含”的”的短语的各种句法行为看来，”的”不像是一个中心语，它并没有衍生出“的”短语，使所有[XP 的]都属于同类，也没有任何一个词语要求一定要有含”的”的短语。这种应该是中心语(根据真空语类分布条件限制)但又不像中心语的不协调现象并不是”的”独有的，一般连词也有同样的情形，比如英文的 and，[XP and YP]。跟”的”一样，虽然以次语类化要求的角度来看，and 是中心语，但在短语结构的要求来看 and 也不像中心语，它不衍生出连词短语，使所有包含 and 的短语都归于同类。也没有任何词项的次语类化要求一定要有连词 (Munn 1993)。这样看来，”的”和 and 在句法行为上的表现几乎完全一样。

本文讨论这些连词(包含”的”)为什么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矛盾现象，并提出这矛盾是因为连词(and 和”的”)本身没有类别特征(categorial features)。因此，它们无法决定所衍生出来短语的语类。整个短语的类别得由与”的/and”合并的成分决定。

这种分析，在”的”的语义问题和语言研究中有关短语结构理论有重要的意义。相较于文献上所提“的”是名词化标记，“的”是否不只在语法上像连词，在意义上也类似？就短语结构理论而言，如何解释这种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矛盾？生成语法从 X'理论进展到最简方案的光杆

---

<sup>4</sup>但是根据 Cinque (1999) 所提有关状语及定语的理论，修饰语并非加接结构。

短语结构理论，一个不变的观点是短语应该有个中心语，中心语决定短语的类别。为了真空语类的关系，“的”得是中心语，但它又无法决定短语的类别，短语结构理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下面第一节简要说明句子中有真空语类存在的理由和条件(满足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第二节提出真空语类也存在于名词短语之中。由于真空语类和“的”的共存关系，表示“的”是个中心语。然而，“的”并没有中心语的特性(第三节)。这种矛盾的现象归根于“的”没有类别特征，如同一般连词一样(第四节)。最后在第五和第六节我们讨论这种分析法在语义上的问题和对短语结构理论的意义。

### 1. 真空语类的存在

我们在这一节很简单扼要地叙述真空语类为什么会存在。语言一般有听不见，看不到，但有意义的空成分。它们的句法分布和语意解读是遵循语法规则的，不完全由语用因素决定。形式语法中，尤其是管辖约束理论，以空语类理论来描述空成分的行为。空语类理论的基础是空成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NP-语迹，变项，空代词。各有各应当遵守的规则。另外，空成分也有可能是语音省略产生。重要的是，汉语有一些句型中的空成分不是一般所熟悉的空语类，也不是语音省略而来(李2007)。比如说，(1)句中关系子句的空宾语可以和主句主语同标。

(1) 犯人<sub>1</sub> [因为警察找不到[[ e<sub>2</sub> 愿意看管 e<sub>1</sub> 的] 人<sub>2</sub>]] 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个空宾语不能是NP-语迹，因为这种句型没有牵涉到NP-移位。它也不能是变项，因为这个空宾语是和论元(主句主语)同标，这违反了约束原则C。它也不能是空代词。汉语的空代词必须遵守广义控制原则(Huang 1984, 1989)：一个空代词的前行语必须是最接近的并且C-统御它的名词短语。广义控制原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下面这些例子的空主语(包括关系子句的主语和名词短语中的领有者)不能和主题短语同标，因为主句主语“李四”才是最近的C-统御的名词短语。

(2) \*张三<sub>1</sub>，李四<sub>2</sub> 喜欢[e<sub>1</sub> 爸爸]。

(3) \*张三<sub>1</sub>，李四<sub>2</sub> 看过[e<sub>1</sub> 喜欢的书]。

然而，(1)句的空宾语并没有被最近的C-统御它的名词短语所控制，(2)-(3)和(1)的对比表示空主语一定得遵守广义控制原则；反之，空宾语却不必。这种空主语和空宾语的差异相当清楚，下列例子很清楚地显示在(4-5)这种语境中空宾语可以指涉言谈中的话题，而不须和最近的C-统御的名词短语同标，但是空主语却没有这种指涉能力：

(4) a. (李四<sub>3</sub>)，我<sub>1</sub>因为[张三<sub>2</sub>不喜欢e<sub>3</sub>]有点儿失望。

b. \*我<sub>1</sub>因为[e<sub>3</sub>不喜欢张三<sub>2</sub>]有点儿失望。

比较：c.我<sub>1</sub>因为[e<sub>1</sub>不喜欢张三<sub>3</sub>]有点儿不好意思。

(5) a. 张三<sub>1</sub>对[我<sub>2</sub>没看见e<sub>3</sub>]没有责任。

b. \*张三<sub>1</sub>对[e<sub>2</sub>没看见我<sub>3</sub>]没有责任。

比较：c.张三<sub>1</sub>对[e<sub>1</sub>没看见我<sub>3</sub>]没有责任。

即使在语境强迫下，这种空主语跟空宾语的差异还是无法克服：

(6) 甲：李小姐<sub>2</sub>很喜欢张三吧？你应该很高兴！

乙：\*事实上，我<sub>1</sub>因为[e<sub>2</sub>不喜欢张三<sub>3</sub>]有点儿失望。

比较：乙'：\*事实上，我<sub>1</sub>因为[她<sub>2</sub>不喜欢张三<sub>3</sub>]有点儿失望。

为什么空宾语比较自由呢？Huang (1984)提出空宾语不能是空代词，因为在宾语位置的空代词没有一个合法的先行词：根据广义控制原则，前行语必须是最近的C-统御的名词短语，就是同句的主语。另一方面，代词必须遵守约束原则B：宾语必须和同句的主语不同标。因此，我们所看的(1)例中的空宾语不仅不能是NP-语迹或变项，基本上就不能是空代词。

再者，这种空宾语也需要考虑语法条件，而不全然是由语音省略而来。原因是空宾语的合法与否受制于语法的规范。李慧如(2002)，徐烈炯(2003)，李艳惠(2005)对这种限制有细微的探讨(Oku 1998对日语的空宾语有详细的讨论，Goldberg 2005也比较了不同类型语言对空宾语的限制)。李艳惠

(2005)提到动词后的空成分必须是被中心词选择的补语(比如及物动词须有宾语), 状语不是被中心词选择的补语, 因此不能包括在动词后的空成分内, 如下所示:<sup>5</sup>

(7) a. 这本书, 我看了三天了; 他也看了。(可是看一下后就没看了)

b. 这本书, 我看了三天了; 可是他没看(连一分钟也没看)

(8) a. 爸爸认识他很久了; 可是妈妈不认识。

b. 爸爸认识他很久了; \*可是妈妈没认识。

这些例句显示, “三天”或“很久”并没有包括在动词后的空成分中。(2b)中否定词的使用更是清楚地显示出状语不含有于动词后的空成分。当动词是“认识”时, 如果状语包括在动词后的空成分, 否定词应该是“没”, 不是“不”:

(9) a. \*妈妈不认识他很久

b. 妈妈没认识他很久

状语不能包括在动词后的空成分中, 不是因为状语在短语结构上位置太高而无法和宾语形成一个单位出现在动词后。相反地, 状语的位置甚至可以比宾语还低, 例如

Soh (1998, pp.36-40)讨论的有关动词后宾语和时长/频率短语 *duration or frequency phrase* 的范距现象。宾语出现在时长/频率短语前面时, 如(10), 宾语可以有宽域和窄域的解释。但宾语在后时, 如(11), 就只有窄域的解释。

---

<sup>5</sup> (7 a) 的语义比较模糊。有人可以接受“他也看了三天”的解释。但这可能是因为语境而来, 不是“他也看了”这个句子本身含有隐性的“三天”这个状语, 如同下句我们可以把“我知道他们都很认真”解释成“我知道他们昨天都很认真”, 但这个句子不见得有昨天在句子中。

(i) 我昨天去学校看他们上课。我知道他们都很认真。

支持没有隐性状语存在(7 a)这类句子中的证据来自否定词使用, 如(8)和(9)所示。



(10)我请过全部的学生两次

(i) 全部的学生 >> 两次

(ii) 两次 >> 全部的学生

(11) 我请过两次全部的学生

(i) ?\*全部的学生 >> 两次

(ii) 两次 >> 全部的学生

Soh 提出这是因为宾语原是在时长/频率短语的后面(下面)，即(11)。(10)的语序是因为宾语移到时长/频率短语的前面(上面)而来的。因此以结构而言，这个句子中宾语的位置高于频率短语。

由于并非所有出现在动词后的成分都可以是空的，李(2005)指出动词后的空成分必须是受动词选择的宾语，是要满足中心语的次语类选择要求才存在。次语类要求是语法，不是语音的观念。空语类这种受制于语法因素的现象表示这种空语类应该是在存在于句法层面，而非语音省略而来。

因此，这类句式中的空宾语不是一般所熟悉的空语类(NP -语迹，变项，空代词)，也不是由语音省略而来，它是一个“真空语类”。这种真空语类的分布和解释受制于下述的选择限制：

(12) 真空语类的限制

a. 如果中心语的次语类要求必须要有补语(如及物动词要求宾语)，那么补语就必须存在，并且可以是真空语类

b. 真空语类的存在是要满足中心语的次语类要求

真空语类只是一个仅有类别特征的空语类，没有任何其他成分<sup>6</sup>。这真空语类的“真空”的特性可以从其他句型表示出来，如名词短语内的空成分。下面我们讨论名词短语中的真空语类。

## 2. 名词短语[<sub>DP/NP</sub> XP 的 [<sub>YP</sub>\_\_\_]]中的真空语类

名词短语和句子一样，也允许某些位置可以是空的，主要有两种形式：

(13) a. [<sub>DP</sub> ... 量词 [<sub>YP</sub>\_\_\_]]

b. [<sub>DP/NP</sub> XP 的 [\_\_\_]]

(14)跟(15)分别为(13a)与(13b)的例句：

(14) a. (这/那) 两个

b. 每一条

(15) a. 你的\_\_\_

b. 漂亮的\_\_\_

c. 买书的\_\_\_

d. 你喜欢的\_\_\_

值得注意的是，(13b)形式必须要有“的”。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在[<sub>DP/NP</sub> XP 的 YP]这样的结构中，虽然 YP 是显性时，“的”有时可用可不用，但只要 YP 是空的，“的”就一定得出现，例如(16)跟(17)的例句：

(16) a. 你们(的) 学校

b. 我去过他们的学校，没有去过你们\*(的)\_\_\_

---

<sup>6</sup>这很像徐烈炯先生(1986)所提的自由空语类。不同的是我们的真空语类是个最后策略，不同于一般的空语类。我们在另文比较自由空语类和真空语类的异同。

(17)我看了昨天那份报纸，没有看今天\*(的)。

上面句子显示假如 YP 不是空的时候，"的"可有可无；但 YP 若是空的，"的"就必须出现。另外，有时候用不用"的"语义不同，例如以下例句：

(18) a. 我买了三磅(的)糖果

b. 他买了三磅糖果， 我买了五磅

c. 他买了三磅的糖果， 我买了五磅的

(18a) 没有“的”时，是(13a)的结构和意思；有“的”时，是(13b)的结构和意思(修饰语：以三磅为一个单位的糖果)。同样的，(18b)只有(13a)的结构和意思；而(18c)只能是(13b)。

上面这些名词短语中的空成分不是一般所熟悉的空语类 --- 空代词 (PRO, pro), 变项, NP-语迹。变项, 和 NP-语迹因为牵扯到句法上的移动，都得遵守孤岛条件，它们跟它们的前行语必须在同一个孤岛范域内。但是下面的例子显示这些空成分不受孤岛条件的制约：

(19) a.(他的书)，我找到了一个[[连[一本\_\_\_]都没看过的]人]

b.我[因为他只喜欢[漂亮的\_\_\_]]所以根本就没考虑要给他介绍女朋友。

c.(任何我们都有的东西，)[如果你忘了把[你的\_\_\_]带来]，我就用我的。

d.[[你把[你喜欢的\_\_\_]说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

虽然空代号也可以出现在孤岛内，但它必须遵循广义控制规则，通过最近的 C 统制的名词短语来辨别。显然地，(19a-d)这些空成分并没有与最近的 C 统制的名词短语同标，因此把它们与空代号一视同仁是不恰当的。

真空语类的另一重要的特性是这种空成分在句法行为上就像是空的，没有任何成分在内。这可以从这种空成分的分布限制显示出来。在下一节，我们就从句法分布的角度来讨论这些真空语类。

### 3. “的”后面的 YP 是真空语类

在[<sub>DP/NP</sub> XP 的 YP]的形式中，YP 能不能以空成分出现受制于许多语法上的条件。首先，我们讨论 XP 是关系子句的句式。虽然这种句式允许 YP 为空成分，但这并不是没有例外，<sup>7</sup>我们明显观察到一个论元和非论元的不对称关系。论元主要是出现在主语和宾语的名词短语。汉语的主语和宾语所能接受的论旨角色很多，徐阳春(2003, 51)提到“现代汉语里陈述句的主语所指的的范围很广，它可以指施事，也可以指受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等等。”。Lin (2001) 详细地讨论了汉语主语和宾语的多元性。因此，要确定什么是主语，什么是宾语并非直截了当的事。比如说，“开车的技术”，这“技术”是什么？袁毓林 (1995)以他的“谓词隐含”的分析法说，“技术”应该是“开车”的主语：(指导)开车的技术。另一个可能是把技术当作宾语：开车(用)的技术。有趣的是，如果“技术”明显地是来自状语关系化，“技术”的省略就不太好：

(20) 我在部队学了好几门技术，还就数开车的\_\_\_最有用。(徐阳春(2003, 52), 沈阳(2002))。

比较：

(21) 我在部队学了好几门技术，???还就数我应该怎么开车的最有用。

典型的非论元是“方法”，“原因”等来自状语的短语

(22) 他要的(东西)

(23)喜欢他的(人)

(24)他(怎么)修车的\*(方法)

(25)他(为什么)修车的\*(原因)

---

<sup>7</sup>对 YP 可不可以是空的限制，请参阅范继淹 (1979)，孔令达 (1994)，姚锡远 (1998)，杨公瑾 (1998)，姚锡远 (1998)，朱德熙 (1961、1966)，吕叔湘(1980)，古川裕 (1989)，黄杏林 (1990)，袁毓林 (1994、1995、2002)，李立成 (1999)，沈阳 (2002)，郭锐 (2000)，陆俭明 (1983)，李芳杰 (1997、1998)，姚振武 (1995)，徐烈炯 (1997)，石定栩 (1999)，沈家煊 (1999)，徐阳春(2003)等等。徐阳春(2003)的第三章对各家论点做了很详细很有见解的评论。

重要的是，虽然语境可以清楚地指出所“省略”的成分是什么，(24)-(25)这类句型还是无法“省略”YP。(参见徐阳春(2003) 语境凸显的概念):

(26) a. 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好。

b. \* 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我解决这个问题的\_\_\_好。

c. 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我的\_\_\_好。

(27) a. 你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比我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好。

b. \* 你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比我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_\_\_好。

c. 你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比我的\_\_\_好。

(26)-(27) 中 a 和 b 的对比显示虽然语境很清楚，从非论元位置关系化的“理由”和“方法”还是不能“省略”。c 表示基本上“理由”和“方法”是可以“省略”的。只有在 XP 是关系子句时，才不合法。b 不好也不能说是因为相同的部分全都应该“省略”。下面论元关系化的例子显示不是所有相同的部分都得“省略”:

(28) a. 你解决的问题比我解决的问题复杂。

b. 你解决的问题比我解决的复杂。

c. 你解决的问题比我的复杂。。

甚至当“怎么”或“为什么”这些词出现在关系子句中明显地表示关系化是源于哪个位置的时候，YP 还是不能“省略”:

(29) a \*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_\_\_好。

b.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我的\_\_\_好。

(30) a. \* 你为什么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比你为什么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的好。

b. 你为什么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理由比我的好。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句型即使语境很清楚，YP 还是不能“省略”，比如，YP 是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derived nominals，如“破坏”“调查”等）。

(31) a.他们破坏那个城市。

b.他们对那个城市的破坏。

(32)他们对那个城市的\*(破坏)。

(33) [[他们对这个案件的]调查]比[[你们对那个案件的] \*(调查)]更仔细。

其他可以有补语的名词如“消息”，“谣言”也是如此：

(34)我听到他不能来的消息/谣言，没有听到他生病的\*(消息/谣言)

显然的，这些例子能不能使用空成分(能不能“省略”)无法从语境辨别，所要“省略”的成分都一样显著，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句型。

那么，到底是什么特性区分了论元和非论元关系化以及影响了 YP 的“省略”？为什么当 YP 是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或其他可以有补语的名词时，这种 YP 就不能以空成分的类型出现？我们先考虑第二个问题。(32)的“破坏”和(33)的“调查”都得有施事者和受事者。也就是说，“破坏”和“调查”都得指派论旨角色给两个论元。当 YP 是一个真空语类时，它除了类别特征以外不含任何其他成分，理所当然地也不会有题元可以指派。(32)和(33)中的 YP 不能是一个“真空语类”得到了解释。(34)不能“省略”YP 也是同样的原因：XP 是 YP 的补语。简而言之，当 XP 跟 YP 有次语类要求的选择关系时，“省略”YP 是不恰当的。因此论元关系化不允许 YP“省略”。

另一方面，YP 是“真空语类”也可清楚地阐释非论元关系化跟 YP“省略”的不合法性。Aoun and Li (2003) 提出论元和非论元关系化的衍生方法不同。论元关系化是直接把有关的论元提升到 YP 的位置：

### (35) 论元关系化

[CP [IP ... [NP  $t_i$ ] ... ] 的 [YP NP ] $_i$  ]

--- 论元直接移位至 YP

但，非论元关系化并不是直接移位至 YP 产生的，而是由关系子句算子(Operator，简写成 Op)从状语位置移至关系子句的边缘位置，并且和 YP 同标：

### (36) 非论元关系化

[CP OP $_i$  [IP ... [PP  $t_i$ ] ... ] 的 [YP NP ] $_i$  ]

---关系子句算子从状语位置移至关系子句的边缘位置，和 YP 同标

关系子句算子和 YP 同标，代表两者必须有前后呼应的关系，如同英文，the man who, the thing which, the place where, the time when, 等，man 要求 who 同现,不允许采用 which/where/when 等；place 只允许 where 同现。也就是说，YP 决定关系子句中算子应该有什么词类成分([+地方]，[+时间])等，这也是另一种选择关系，因此 YP 不能是空的。

总而言之，在下列情况下 YP 不能是空的：

#### (37) a. 需要指派题元 (31)-(34)

b.需要和关系子句的算子同标，有前后呼应关系。

显然，YP 能否是空的，受制于语法规律，而不是语音省略而来。这些语法规律的限制显示出有关的 YP 除了占据一个名词短语的位置并且拥有类别成分外，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既然什么都没有，也就没有题元角色可以指派给论元；也没有什么成分可以辨认关系子句的算子--- 而这一切都是真空语类的标记。

#### 4. YP 的存在

既然是真空语类，根据(12)，就应该有个中心语来允许这个真空语类的存在。(13a)这个形式，没什么问题，量词是个中心语(Li 1998)。(13b)是比较复杂的问题。(15)-(17)证明"的"和空的 YP 息息相

关。那么“的”是不是就是允许真空语类存在的中心语？YP 是否跟“的”有次语类选择关系？其实还更基本的问题是 YP 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出现在论元位置的“XP 的”的语法形式就是[XP 的]，根本没有 YP 存在的必要性，那我们就无需考虑是否有真空语类以及“的”是否为中心语的问题了。这是朱德熙先生(1961, 1966, 1993)的见解。他认为有很多情形 YP 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可以“省略”如下面这类的例子：

- (38) a. 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做的\_\_\_\_ (老舍<骆驼祥子>11 页)  
b. 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_\_\_\_ (老舍<骆驼祥子>36 页)  
c. 操纵这台机器的\_\_\_\_ 不是人而是一架电子计算机。

朱德熙先生认为在(38)的例句里 YP 位置无法填入适当的词语，所以“的”是名词化的标记(朱德熙先生的“的<sub>3</sub>”)，名词化结构后面并不带有被修饰的名词，因此 YP 是不需要存在的。也就是说，出现在论元位置的[XP 的] 结构就是[XP 的]，不是[XP 的[YP \_\_\_\_]]。<sup>8</sup>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结构中，空的 YP 有它存在的必要。从语义角度来看，[XP 的[YP \_\_\_\_]]比[XP 的] 更正确地把语义表达出来。“的”即使称之为名词化的标记，后面还是得有被修饰的名词，整个短语的意思才能正确地表示出来。徐阳春(2003)很详细地讨论了有关的问题和文献上的看法，他的结论是，从语法，语义的观点而言，YP 都应该有存在的必要性。语义上，光是说 XP 名词化无法正确地表达[XP 的] 是当修饰语而且一定得有个被修饰语(郭锐 2000)。如果有个的 YP，我们便可以确定[XP 的]在名词短语出现的位置一定是名词短语。徐阳春(2003)有详细的证论及例子，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在这儿不重述，就采用徐，郭等人的论点：YP 不一定是显性的。它也可以是以空形式出现。名词短语[XP 的]一定有个空的 YP：[XP 的[YP \_\_\_\_]]。<sup>9</sup>

---

<sup>8</sup>文献里谈到[XP 的]短语名词化是经由自指和转指。但只要承认 YP 是存在的，就不须作这分别，徐阳春(2003)，袁毓林(1995a)等都提论 YP 应该是存在

<sup>9</sup>黄师哲(2001, 2006)在对“的”是名词化标记的讨论中，提出修饰语 XP 和被修饰语 YP 必须具有相同的语义类型。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取式的(conjunction),或者说是交集的(intersection)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修饰语必须和它所



当 YP 可以是个真空语类，非语音省略而来(如第二节所述)，朱德熙先生所提的问题---没有适合的词语可以出现在像(38)这类例子的 YP 位置---也就不存在了。YP 从头至末都是空的，不须任何显性的词语出现，也就不须考虑有没有合适的词语了。因此，出现在名词短语位置的[XP 的]分析成[XP 的[YP \_\_\_]]的结构，包括一个真空语类的 YP，是一个折衷的说法，不但符合徐，郭，黄等所提有关语义和语法的问题，也成功地避免了朱德熙先生所提没有适合词语的麻烦。"的"的出现表示有个修饰语(XP) 出现在它的左边，有个被修饰语(YP)出现在它的右边。YP 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真空语类。<sup>10</sup>

---

修饰的名词是同样的语义类型。她的论点是，汉语名词的语义类型都是个体 (type e)，和修饰词合并时，两者的语义类型得相同。汉语的简单形容词也是个体 (type e)，因为简单形容词可以出现在论元位置：

(i) 新和旧都很好。

因此，简单形容词和名词可以直接合并：

(ii) 新+衣服

用英文例子来说，“新”的名词意思是“newness”并不是“new things”要有“new things”的解释时，必须有个名词出现在“new”之后。也就是说 [XP 的] 的后面一定有个 YP。

复杂形容词(形容词短语)，如“很新”一般是当谓语用，因此语义类型是性质函项 (type <e,t>)。要修饰名词时，需从性质函项(type <e,t>)转变为一个个体 (type e)。

(iii) 很新的 + 衣服

根据黄师哲“的”在类型理论中叫做类型转换算子 (type shifter)。“新”本身是一个个体 (type e)。。虽然在另文会提出把名词和形容词都当成性质函项(type <e,t>)也一样可行，修饰语和被修饰语的一致性还是不变。这种关系，表示 YP 必须存在。

<sup>10</sup>但是，修饰语 XP 一定是显性的。“的”的词性是必须粘附于 XP。

但，分析隐性的 YP 为真空语类，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根据我们第一节所讨论的，真空语类 YP 的存在是要满足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也就是说 YP 一定是某个中心语的补语，这中心语是哪一个呢？唯一的可能是“的”。这也是为什么 YP 是空的时候，“的”一定得出现。

然而，“的”是否为中心语在文献上颇有争议。这也是近几年“当代语言学”期刊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司富珍(2004, 2006)，熊仲儒(2005)，周国光(2005)，邓思颖(2006)等精彩的文章讨论“的”作为中心语的优缺点。英文的文献方面，Simpson (2002)把“的”当作是个限定词，衍生形成限定词短语(Determiner Phrase, DP)，Rubin (2003)把“的”分析为修饰语短语的中心语。Sio (2006)也采用了Rubin的分析法。另外还有Cheng (1986)，Paul (2007)把“的”分析为Complementizer，这些分析法都把“的”处理为一个中心语，决定所投射短语的语类。(Determiner Phrase (DP), Modifier Phrase (ModP), Complementizer Phrase (CP), 等)。有这么多的语言学家都把“的”当作一个中心语，而且根据我们前面所谈真空语类出现的条件，“的”作为一个中心语的假设应当十分合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句法表现上，“的”并不像一般所见的中心语，下节讨论“的”这个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矛盾现象。

## 5. 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的”

“的”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矛盾现象可以概括如下：

(39)像中心语：

- a. 需要两个词语同时出现：XP + 的 + YP (次语类化要求)
- b. 允许真空语类的存在(次语类化要求)

(40)不像中心语：

- a. 没有任何词语要求一定要有包含“的”的词语
- b. 无法决定所合并成短语的语类
  - i. [[NP/DP XP] 的 [NP/DP YP]] 的语类还是跟 YP 一样
  - ii. [XP [XP] 的] 的语类还是跟 XP 一样

(39a-b) 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 "的"一定得出现在一个修饰语(XP)和一个被修饰语(YP)之间(但 YP 可以是真空语类)。我们在这一节讨论(40a-b)。(40a)意味着"的"短语在语法上大概不存在。一般而言,任何语法中存在的词语都能被一个中心语选择。例如,一个动词可能要求它的补语是 CP 或 DP 或 PP。一个 C 选择 IP 当它的补语, IP 要求 VP 当它的补语。在一个 DP 里, Number Phrase 或 Classifier Phrase 或 Noun Phrase 都可能满足某个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D, Number, Classifier)。如果"的"是中心语,为什么它不同于其他的中心语而没有次语类要求;为什么没有任何词语要求有包含"的"的词语?

另一个“的”不像中心语的行为是它根本不影响所合并形成任何短语的语类, 虽然中心语的基本功用就是决定合并后短语类别。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的”和修饰语 XP 合并后形成[XP 的]的语类, 以及整个[XP 的 YP] 的类别。要点是 [XP 的]还是 XP。整个[XP 的 YP] 的类别还是 YP。关于"的"不影响语类的这个观点, 看起来跟连词的行为非常相似。

相较于英语, 汉语是个连词词汇很丰富的语言。Aoun and Li (2003) 对不同连词有以下观察:<sup>11</sup>

(41) a. “和”以及“跟”连接 DP

b. “兼”连接“NP”

c. “而且”连接动词短语, 形容词短语或句子。

“兼”以及“和/跟”的对比可以用另一方法来表示:

(42) “兼”连接 NP (性质  $\langle e, t \rangle$ ), “和/跟”连接 DP (个体 e)

这对比显示于下列例子:<sup>12</sup>

---

<sup>11</sup> Zhang (2007)对连词“以及”与“跟/和”有重要的讨论。

<sup>12</sup>数目字大时, 连词的选择好像比较自由:

(i) \*我昨天买了两本书跟杂志

(43) a. 我想要找一个[[秘书]兼/\*和[保姆]]。

b. 我想要找[[一个秘书]和/\*兼[一个保姆]]

如果只是要找一个帮手，身兼二职，连词就应该用“兼”。“和”或“跟”都不好。但，如果要找两个帮手，如(43b)，“一个”出现两次，“兼”就不能采用，只能用“和”或“跟”。有趣的是，有没有一个修饰语[XP 的]同时出现，并不影响连词的选择：

(44)我想要找一个[[([负责英文的])秘书]兼/\*跟[[([照顾小孩的])保姆]]。

(45)我想要找一个[[([负责英文的])秘书]跟/\*兼[一个[[([照顾小孩的])保姆]]。

(46)我想当个[[([作糕点的])师傅]兼/\*跟[[([开餐厅的])老板]]。

(47)我喜欢[那个([作糕点的])师傅]跟/\*兼[那个([开餐厅的])老板]]。

---

(ii) 我昨天买了好几百本书跟杂志

大数目的不同行为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虽然一般而言“的”不用于量词和名词之间，但量大时就没有这个限制：

(iii) \*我昨天买了两本书跟杂志

(iv) 我昨天买了好几百本书跟杂志

“-们”能否使用也不同：

\*两个士兵们都举枪致敬

好几百个士兵们都举枪致敬

这些区别似乎都可归为同类：“好几百个”这种含大数目的短语可能可以分析为修饰语，加接于名词短语，而“两个 NP”这类含较小数目的名词短语只能分析为有量词为中心语的结构[NumP 两 [CIP 个 [NP ]]

这些例子支持(40bi): 整个 [XP 的 [NP/DP YP]] 的语类还是跟 YP 一样. (40bii) 也可由类似的论证得到支持。[XP 的] 的语类还是跟 XP 一样: 如果“的”是中心语, 和 XP 合并后应该会决定[XP 的]的语类, 那么所有的[XP 的]就都应该属于同类(“的”决定“的”短语的类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下面例子显示“而且”可以连接两个形容词类的修饰短语。(48e) 的意思是“动物是稀有而且昂贵的”, 表达一种动物的特性。(48d) “和”的使用表示所连接的是两个名词短语, 表达两种动物“稀有的动物和动物园的动物”, 结构应该是[[稀有的 YP]和[动物园的动物]]。没有任何连词的(48c), 两个修饰语有层次关系: “稀有的”修饰“动物园的动物”。和(40b)直接有关的是(48a)和(48b) 以及(48a)和(48e) 的对比: “而且”不能连接[形容词-的]和[名词-的], 但可以连接[形容词-的]和[形容词-的]。同时(48d)和(48e) 的对比表示 XP 决定连词的选择。这表示[XP 的]还保留 XP 的语类。<sup>13</sup>

- (48) a. \*[稀有的]而且[动物园的]动物  
 b. [稀有的]而且[是动物园的]动物  
 c. [[稀有的][动物园的动物]]  
 d. [稀有的]和[动物园的]动物  
 e. [稀有的]而且[昂贵的]动物

## 6. 连词的特性: 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

<sup>13</sup> (48a)无法归咎于“而且”是一个副词, 必须出现在谓语类之前。“而且”并不是一个副词。相较于一般副词可以单独出现在主语之后, “而且”要求一定要有两个被连接的成分:

### i. 一般副词:

他老是/大概/以前很认真。

### ii. “而且”不能单独出现在副词位置:

\*他而且很认真。

比较:

他老是[很认真而且很踏实]

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的”的问题：以语类来看，所谓的“的”短语完全没有句法上的地位。虽然“的”有它的次语类化要求（“的”像是中心语，要求两个词语同时与它同时出现，而且允许真空语类的存在）。但它又没有中心语的某些特质：决定和它合并造成的短语的语类。含“的”的短语根本不受“的”在类别方面的影响，[XP 的]还是 XP。[XP 的 YP]还是 YP，由于“的”没有决定类别特征的能力，当然也就没有任何词语一定要一个“的”短语来满足次语类化要求。有趣的是，这种又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不协调现象，并非“的”独有。一般连词都有这种特性。以英文的 "and" 为例：和“的”一样，也要求两个词语同时出现，但，没有任何词语要求一个得有 "and" 的短语。"and" 也没有对所合并形成短语的语类有任何影响。(49)的句子显示虽然有动词要求复数主语，这种复数主语不须由“and”短语来表达。

- (49) a. John and Bill met yesterday.  
b. \*John met yesterday.  
c. They met yesterday.  
d. The class met yester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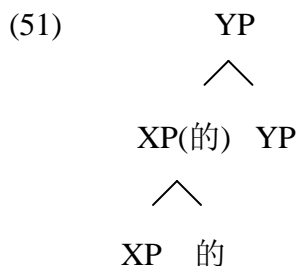
(50)显示"and"连接两个 CP，结果还是 CP；连接两个 VP，结果还是 VP；连接两个 DP，结果还是 DP；连接两个 NP，结果还是 NP。

- (50) a. [CP [CP that the moon has a face] and [CP that the sky is blue]]  
are simply illusions.  
b. He can [VP [VP dance gracefully] and [VP sing beautifully]].  
c. He likes [DP [DP this book] and [DP that magazine]].  
d. He is a [NP [NP good actor] and [NP great singer]].

这些现象一再显示连词对所形成短语的类别，一点贡献都没有。以句法上的语类角度来看，“连词短语”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不少文献却把“and”分析为中心语，和两个由连词连接的词语合并形成连词短语(如 Camacho 1996; Progovac 1997 等)。连词的矛盾和“的”完全一样。

## 7. 连词不对称的结构

为什么以语类角度来看，“连词短语”似乎根本就不存在，而连词是中心语的观念却广为接受呢？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是连词本身没有类别成分。由于没有类别成分，所以虽然像是中心语有次语类化要求，要求有两个词语同时出现，也允许真空语类出现，但它无法决定所合并形成短语的语类，而必须由它的补语投射。在结构树上，连词由于无法决定所合并形成短语的语类，不是结构上的中心语，因此不会衍生出“连词短语”，补语决定所形成短语的类别，造成加接结构：



“的”要求修饰语 **XP** 和被修饰语 **YP** 两个短语必须同时出现(“的”的次语类化要求是 **XP** 和 **YP**)。“的”和 **XP** 合并，虽然“的”是中心语，由于没有类别成分，因此必须由它的补语 **XP** 决定[**XP** 的]的类别。“的”还要求 **YP** 也要出现。**YP** 是“的”这个中心语的另一个补语。**YP** 和[**XP** 的]合并，还是应该由补语 **YP** 来决定所形成短语的类别。因此造成(51)这种加接结构，巧合的是，这种加接结构正是 Munn (1993)提出关于英语连词“*and*”的结构，不过他的理由是基于由连词连接的两个短语([**A and B**]中的 **A** 和 **B**)在语法上上的不对称性。比如说，**A** 可以是 **B** 中成分的前行语，反之则不合法：

- (52) a. Every man and his dog went to mow a meadow.  
 b. \*His dog and every man went to mow a meadow.

代名词的分布也显示出 **A** 高于 **B**。例如(53b)的代名词 **C**-统御名词 **John**，因此违反约束原则 **C**。

- (53) a. John<sub>i</sub>'s dog and he<sub>i</sub>/him<sub>i</sub> went for a walk.  
 b. \*He<sub>i</sub> and John<sub>i</sub>'s dog went for a walk.

另外，以“and”和 **A/B** 的关系而言，“and”和 **B** 形成一个单位，这可以从下列例子看出。**A** 可以分开出现在另一个句子中。

(54) A: Has John left?

B: Yes. And he didn't even say good-bye.

(55) a. Did he buy a book?

b. Yes. And a magazine.

[*and B*]还可以一道移位，但[*A and*] 不可以。

Extraposition (im)possibil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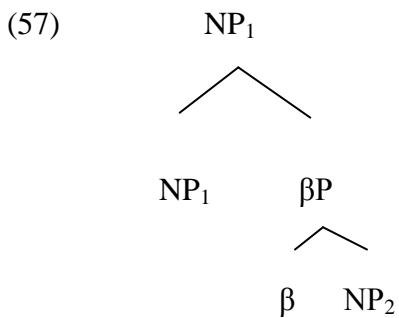
(56) a. John bought a book yesterday, and a newspaper

b. \*John bought a newspaper yesterday a book and.

c. \*John bought a book and yesterday, a newspaper

基于以上的例子以及其他有关语言现象的考量，Munn 提出 *and* 连接两个名词短语[NP1 *and* NP2 ] 应该是这种结构：

加接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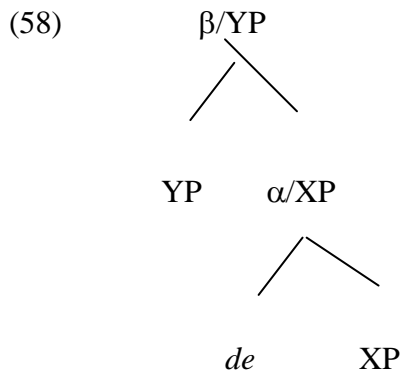


“Adjoined 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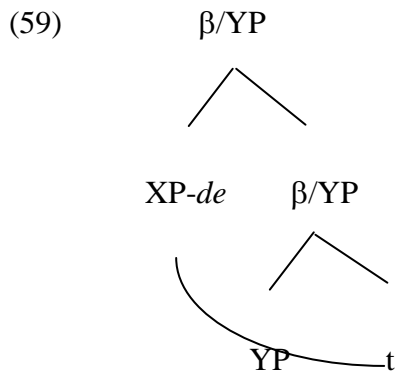
(57)结构树中的  $\beta$  就是 *and*。这个结构表示[NP1 *and* NP2 ]在短语类别表示而言，NP1 扮演决定整个短语类别的角色。是整个短语的“中心语”， [*and NP2*] 加接于这个“中心语”。



这个结构和我们所提“的”的结构(51)大致一样，只是加接的方向不一样而已。其实，以较广的“普遍语法”角度来看，分析[XP 的 YP]为(58)这样的结构也不是不可能的。人类语言修饰语和被修饰语有两种词序：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或被修饰语在修饰语之前。理论上，如果所有语言的修饰结构都起源于同一基本形式，那么[XP 的 YP]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基本结构：



“的”代表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的标记(有的语言可能没有这种显性的标记)。这个结构是这样形成的：“的”和修饰语 XP 合并，然后加接到 YP。这个结构产生被修饰语在修饰语之前的语序。汉语的语序相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一般所熟悉的移位运作可以衍生出正确的语序：XP 移到“的”之前(从补语位置(Complement)移到限定语(Specifier)位置)，得出[XP 的]。然后整个[XP 的]往上移到 YP 之前，我们同样得到类似(51)的结构：



当然，采取(58)以及所需的移位(59)是基于理论上较为简洁的考量。直接选用(51)为汉语的修饰结构[XP 的 YP] 仍然是可行的。这两种分析法哪个比较正确还有待更多对修饰结构的跨语言研究。

不管我们采用(51)还是(58)，“的”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不协调现象还是凸显了出来：“的”要求 XP 和 YP 同时出现。然而，“的”并没有决定整个短语的类别。被修饰语 YP 扮演决定类别的角色。这是一般短语结构理论所允许的吗？

## 8. 短语结构理论

短语结构理论主要是规范短语的组成成分以及短语和这些组成成分的关系。

生成语法从 X' 理论进展到最简方案，光杆短语结构理论，一个不变的观念是短语应该有个中心语，中心语决定短语的类别：动词短语有动词为中心语，名词短语有名词为中心语。但 X' 理论和光杆短语结构理论有个重要的不同点：前者有固定的架构：[<sub>XP</sub> Specifier [<sub>X'</sub> X + Complement]]。后者是流动性的，衍生性的。两个成分合并，其中一个决定合并生成的短语的语类，在短语结构上，这决定语类标记的就是中心语。另一个成分就是非中心语。

X' 理论的固定架构不太容易表达出“的”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矛盾。“的”是需要两个短语同时出现的中心语。这两个短语可以出现在 Specifier 和 Complement 的位置(请参阅 Larson 1988 关于双宾动词的结构)。以固定的结构 [<sub>αP</sub> Specifier [<sub>α'</sub> α + Complement]] 而言，修饰语 XP 和被修饰语 YP 分别填进 Specifier 和 Complement 的位置。αP 是 α 的投射，因此 αP 是“的”短语(的 P)。这个固定的架构规范了[XP 的 YP] 的位置和投射。

相对地，光杆短语结构理论没有固定的架构。两个词项或短语 A, B 合并。如果 A 投射，A 就是所形成短语的中心语，另一个就是非中心语。非中心语都一定是短语类(XP)，不是词类(X)。A 和 B 合并，A 可能是 B 的补语，或 B 是 A 的补语。但，要决定所合并形成[A + B] 的语类类别时，光杆短语结构理论并没有要求得考虑 A 和 B 的关系。因此虽然以次词语类化要求而言，“的”的出现意味着修饰语(A)和被修饰语(B)也一定得出现(即 A 和 B 都是“的”的补语，满足“的”的次词语类化要求)，但，“的”和 A 合并后，“的”无法投射语类成分(因其没有语类特征)，它的补语 A 得扮起投射语类成分的角色。由于是补语投射语类成分，另一个没有投射语类成分的就必须分析为非中心语。所

合并形成[A 的]还应该和 B 合并，因为 B 也得满足"的"的次语类化要求。这表示[A 的]虽然采用的 A 的语类成分，这个中间的投射(Intermediate projection)也须保留"的"的句法要求：也就是它的次词语类化要求以及补语投射语类成分的特征。因此[[A 的] B]须由 B 投射语类成分。以语类成分投射角度来看，B 变成整个短语[[A 的] B]的中心语。由于 B 本身已经是个短语类(XP)，[A 的]也是个短语类，两个短语类合并，一个短语类投射语类成分，另一个短语类就成为加接成分。(51)的加接结构因此衍生而来。"的"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不协调现象来自于"的"本身没有语类特征，因此投射短语类的角色是由它的补语来扮演，也就因而造成加接结构。"的"实质上是中心语，但从表面上的语类类别看来，"的"不是中心语，而这跟连词有着一模一样的特性。

“的”结构的研究显示出固定的架构无法描述有关连词的特殊行为。我们必须利用光杆短语结构理论中所提出的流动衍生中心语才能合理地解释短语语类标记如何在“的”结构中正确的投射出来。

#### 9. 结论：“的”为连词？

本文从研究真空语类的特性到探讨名词短语的结构以及"的"的句法词法行为。关于"的"最有趣的特性是它像中心语又不像中心语的不协调现象。这个特性是一般连词的特性。这些词都要求有两个短语同现，像是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而且“的”还允许真空语类的存在 --- 真空语类的存在是要满足中心语的次语类化要求。但，另一方面，这些词却无法决定所合并形成短语的语类。我们提出这些词的特色在于它们没有类别特征(categorial feature)。由于没有类别特征，因此没有“连词短语”这个语类出现在短语结构中。没有任何词语要求一定要有“连词短语”。

基本上，“的”跟连词在句法，词法的行为完全一样。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的”是否在语义上也像连词？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方向。事实上，有不少语言采用连词来连接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刘恩馨(2003)研究台湾南岛语 Amis(阿美语)有下面这样的例子：(4.2.2.3. 第三十六页, (12a,b)。4.2.2.5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p.39, (17a-d)) "a" 这个词有连词的功用，可以出现在名词和修饰语之间。

- (12) a. ma-qaca' aku ku [faNcal-aj (a) rikuq].  
 PV-buy 1S.Gen Nom beautiful-Nm A clothing  
 'The beautiful clothes were bought by me.'
- b. [ma-qukak-aj (a) mi-tilid-aj] ci aki.  
 AV-thin-Nm A AV-write-Nm Nom aki  
 'Aki is a (very) thin student.'
- (17) a. ma-'usi ci aki tuja [NP<sub>[RC]</sub> tawa'an-aj i takuwanan] (a) tamdaw].  
 AV-dislike Nom aki Acc.that laugh-Nm in 1S.Acc A person  
 'Aki dislikes the person laughing to me.'
- b. ma-tama' ni aki kuja [NP<sub>[RC]</sub> ma-kalat-aj nu quner] (a) fafuj].  
 PV-find Gen aki Nom.that PV-bite-Nm Gen snake A pig  
 'That pig bitten by a snake was found by Aki.'
- c. mi-ladun ci aki i [NP<sub>[RC]</sub> pi-ladum-an ni panaj] (a) tefun].  
 AV-carry-waterNom aki in PI-carry water-LV Gen panaj A well  
 'Aki is carrying water at the well where Panaj carried water.'
- d. ma-sidaj kuja [NP<sub>[RC]</sub> sa-pi-pacuk ni aki tu fafuj] (a) pu'ut].  
 AV-lost Nom.that IV-PI-kill Gen aki Acc pig A knife  
 'The knife which Aki used to kill pigs was lost.'

从语义分析角度来看，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基本上也是一种连接关系。最近黄师哲的文章(2006)也明确地指出修饰关系是一种连接关系(交集 Intersection), 谓语 (性质函项<e, t>)) 连接通常是 intersection. 比如这句子 **They are brave and handsome.** 他们又勇敢又俊美。主语“他们”要求两个谓语都是对的(交集关系)，不是有其中一个就可以。同样的，出现在论元位置的“干净的衣服”也是说某个(某些)个体必须是衣服而且必须是干净的(交集关系)。(个体是 Determiner, D)。也就是说在一个 DP 中 [DP D + [Modifier + NP ]], D 和 [Modifier + NP ] 的关系就像主谓关系 [Modifier + NP ] 是谓语(性质 <e, t>), D 把谓语变成一个个体 "t"。更进一步，也许可以探讨是否 [XP 的 YP] 这种句型中，XP 和 YP

就语义类别而言都是性质函项<e, t>。我们将在另文讨论并比较这种分析法以及黄(2006)把修饰语和名词都当作是个体的分析法。

### 参考文献

- Aoun, Joseph and Yen-hui Audrey Li. 2003. 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the diversity of wh-construc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Camacho, José. 1996. Comitative Coordination in Spanish. In Aspects of Romanc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Linguistic Symposium on Romance Languages XXIV, ed. Claudia Parodi, et al, 107-122.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 Press.
- Chao, Yuen-Ren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Lisa L.-S. 1986. *De* in Mandarin.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1: 313-326.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Lotus. 2005. Verb-stranding VP ellipsi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Doctoral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531-574.
- Huang, C.-T. James. 1989. Pro 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approach. In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ed. Osvaldo Jaeggli and Ken Safir, 185-214. Dordrecht: D. Reidel.
- Huang, Shizhe (黄师哲). 2001. Adjectives and nouns and a type matching constraint on their semantic typ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10 and the 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June 2001.
- Huang, Shizhe. 2006. Property theory, adjectives, and modific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5: 343-369.
- Larson, Richard.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 335-391.
- Li, Hui-Ju Grace (李慧如). 2002. Ellipsis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i, Y.-H. Audrey (李艳惠).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Dordrecht: Kluwer.
- Li, Y.-H. Audrey. 1998. Argument determiner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 693-702.
- Lin, Tzong-Hong (林宗宏).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Liu, En-hsin (劉恩馨). 2003. Conjunction and modification in Amis.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 Munn, Alan. 1993. Topics i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ordinate structur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 Oku, Satoshi. 1998. A theory of se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minimalist perspectiv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Connecticut.
- Paul, Waltraud. 2005. Adjective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related issues. *Linguistics* 43: 757-793.
- Paul, Waltraud. 2006. Zhu Dexi's two classes of adjectives revisi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 Christoph Anderl and Halvor Eifring, 303-315. Oslo: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 Paul, Waltraud. 2007. The insubordinate subordinator *de* in Mandarin Chinese. ms., CRLAO, Paris.

- Progovac, Ljiljana. 1997. "Slavic and the Structure for Coordination." In *Formal Approaches to Slavic Linguistics 5*, Martina Lindseth & Steven Franks, eds, 207-223.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 Rubin, Edward. 2003. Determining pair-merge. *Linguistic Inquiry* 34: 660-668.
- Simpson, Andrew. 2002. On the status of modifying *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DP. In *On the formal way to Chinese linguistics*, ed. Sze-Wing Tang and Chen-Sheng Luther Liu, 74-101. Stanford: CSLI
- Sio, Joanna Ut-seong Sio. 2006. Modification and reference in the Chinese nominal. LOT, the Netherlands.
- Soh, Hooi Ling. 1998. Object scrambling in Chinese: A close look at post-duration/frequency phrase positions. In *Proceedings of NELS 28*, 197-211. GLS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Tang, C.-C. Jane (汤志真). 1990. A note on the DP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noun phrases. *Linguistics* 28: 337-354.
- Tang, C.-C. Jane. 1993. Hanyu de *de* yu ying yu de 's [De in Chinese and 's in English].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4: 733-757.
- Xu, Liejiong (徐烈炯). 2003. Remarks on VP-ellipsis in disguise. *Linguistic Inquiry* 34 163-171.
- Xu, Liejiong. 1986. Free empty category. *Linguistic Inquiry* 17: 75-94.
- Zhang, Niina. 2007. **Chinese Natural Coordination.**
- 邓思颖 2006 以“的”为中心语的一些问题。当代语言学, 第3期, 205-212。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范继淹 1979 “的”字短语代替名词的语义规则。中国语文通讯, 第3期, 1-7。
- 古川裕 1989 “的”字结构及其所能修饰的名词。语言教育与研究, 第10期, 11-23。
- 郭 锐 2000 “的”字的作用, 载陆俭明主编《面临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黄杏林 1990 “的”字词组和定中词组的关系浅说, 山东师大学报, 第1期, 85-88。
- 季永兴 1965 读《说“的”》, 中国语文, 第5期, 363-364。
- 孔令达 1994 “名1+名2”结构中名2省略的语义规则, 载《九十年代语法思考》,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黎锦熙 1924 新着国语文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芳杰 1997 “的”字结构位于句首的判断句. 世界汉语教学, 第1期, 34-42。
- 李芳杰 1998 大主语或小主语是“的”字结构的主谓谓语句, 武汉大学学报, 第4期, 94-98。
- 李立成 1999 自指的“的”字短语。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3期, 73-84。
- 李艳惠 2005 省略与成分缺失。语言科学, 第四卷第二期(总第15期), 3-19。
- 李艳惠 2007 空语类理论和汉语空语类的辨识与指称研究。语言科学, 第六卷第二期(总第27期), 37-47。
- 陆丙甫 2003, “的”的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 从描写性到区别性再到指称性, 世界汉语教学, 第1期, 14-29,
- 陆丙甫 2004, 汉语语序的总体特点及其功能解释: 从话题突出到焦点突出,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陆俭明 1983 “的”字结构和“所”字结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沈 阳 2002 论元指派与“VP的”转指的句法条件, 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纪念会论文, 南昌。
- 沈家煊 1999 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 第1期, 3-15。
- 石定栩 1999 主题句研究, 载徐烈炯主编《共性与个性: 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 1-36,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司富珍 2004 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DeP。当代语言学, 第1期, 26-34。
- 司富珍 2006 中心与理论和“布龙菲尔德难题”。当代语言学, 第1期, 60-70。
- 王 力 1943 中国现代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熊仲儒 2005 以“的”为核心的DP结构。当代语言学, 第2期, 148-165。
- 徐阳春 2003 关于虚词“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 言一兵 1965 区分“的”的同音语素问题, 中国语文, 第4期。253-263。



- 姚锡远 1998 “的”字短语研究拾遗, 语文研究, 第2期, 29-32.
- 姚振武 1995 现代汉语的“N的V”与上古汉语“N之V”, 语文研究, 第2、3期, 2-9, 26-29.
- 袁毓林 2002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 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纪念会论文, 南昌.
- 袁毓林, 1995, 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 中国语文, 第4期, 247-255.
- 袁毓林 1994 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 中国语文, 第4期, 241-252.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虚词.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周国光 2005 对《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DeP》一文的质疑. 当代语言学, 第2期, 139-147.
- 朱德熙 1961 说“的”. 中国语文, 第12期, 1-15.
- 朱德熙 1966 关于《说“的”》. 中国语文, 第1期, 37-46.
- 朱德熙 1978 “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中国语文, 第1、2期, 23-27, 104-109.
- 朱德熙 1993 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 方言, 第2期, 81-100.